

後
漢
書

六



列傳卷第一

范曄

後漢書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玄

劉盆子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

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人所殺

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

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聖公避吏於

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

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

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苳而

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苳鳧苳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

色可食苳音胡了反鳧苳續漢書作符訾

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

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

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

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

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也

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地

皇二年

王莽年也

荆州牧某

史闕名也

發奔命二萬

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

故城在今復州
沔陽縣西北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

重

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
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

遂攻

拔葶陵

縣名屬江夏郡故城
在今郢州長壽縣南

轉擊雲杜安陸

安陸縣屬江夏
郡今安州縣也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

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

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

号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

張印等

續漢書
印作印

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

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
南陽郡

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
弔反

復聚衆千

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

爲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衆
故權以爲官名

是時光武

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

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

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

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

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

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

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

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

將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爲姓

更始遣定

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

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

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

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

就斬王莽於漸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康之後漸臺太液池中

臺也為水所漸
潤故以為名

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

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
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
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
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
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
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
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

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

鐵柱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初王莽敗

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

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

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

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

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

怩顏色變也俛俯也

諸將

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

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

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
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
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
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
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
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
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
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
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

通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鄧城縣南也

五威中郎

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

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

陰平縣屬廣漢國

驃騎

大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

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

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

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

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

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

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
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
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
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
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
起抵破書案也抵擊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
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
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
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

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

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

罵詈道中

襜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

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

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公羊

傳曰炊身爲養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

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

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舍

掌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

阜合為帝佐
以匡綱紀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

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
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
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
亭亭置一長

捕賊掾專
捕盜賊也

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

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

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

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

海內望此有以

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

下惜此舉屠敗材傷錦所宜至慮

孟子謂齊宣王

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

周文濟濟之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

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

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

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
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
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
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
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

立之

今涇州
縣也

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

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
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
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

眉戰於務鄉

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

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號

州湖城縣之間

松等大敗奔軍走死者三

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

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

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

松軍擷以拒之擷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擷城即此也張卬

廖湛胡躬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

謀欲以立秋日驅臄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驅獸以

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臄其俗語曰臄臄社伏驅音丑

于反臄音婁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

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

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

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躬疑有變遂突
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躬遂勒
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
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
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
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
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
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
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

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
進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
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
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
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
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蒸以赤眉
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

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或作

丕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
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
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
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
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
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
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
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

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
固請音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
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
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
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
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
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臧其屍光武聞
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
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

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

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成陽侯求卒子巡

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

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

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

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

還漢起驅輕黠烏合之眾輕黠謂輕銳傑黠也烏合如烏鳥之

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旗之所攜

及撫與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

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

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

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城陽景王章

之後也章高帝孫朱虛侯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

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

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

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

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
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
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
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
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
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
許諾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數十
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
責反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猛與猛

也相類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

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

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

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

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

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

衆百餘

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

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

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

音

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
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

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

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

因擊王

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

殺萬餘

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

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

初崇等以困窮為

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

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

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
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
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
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
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
今鄆州須昌縣東

廉丹戰死王

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
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柰何攻之乃解去
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
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
海郡曰沂

平以郡守
為大尹

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

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

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

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

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

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

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

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

梁

今汝州梁縣也

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

勝而疲敝厭兵

厭倦

皆日夜愁泣思欲東

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

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

關

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

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

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

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

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

王以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

巫

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

縣官

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

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

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

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

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

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

前及鄭

今華州縣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

宗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今華陰縣

乃

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
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
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
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
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
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
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

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
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
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
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
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
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
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
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

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幘巾所謂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

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

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

直綦履

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

也

乘軒車大馬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戟前

絳襜

絡

檐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而猶

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

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

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

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

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

門

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

入長安城

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

爭言謹呼

謹譁也謹音火完反

拔劔擊柱不能相一三

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剽劫

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

守至臘日崇等及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

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

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

者以刀削而除
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

請其書已名也

各

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劔罵曰

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

亂

肴亦亂也

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

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釋聞之勒兵入格

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

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

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

後幽閑殿內掘庭中蘆菝根

爾雅曰蒹蘆菝音步北反菝字

或作葡萄

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

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

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飢盆

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

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

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

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

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

年者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
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

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

此寧式侯事邪

劉恭爲式侯言衆
立天子非恭所預

恭惶恐起

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

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

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

責者無所離死

離避也

誠冀諸君肯哀憐之

耳因涕泣嘘唏

唏與
歔同

宗等及會者數百人

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
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
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
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
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
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
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
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

駕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

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

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

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

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

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

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爲玉匣也

故赤眉得多行姪穢大司

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

右扶風也

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

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

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

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

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

橐街中

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橐街

禹兵敗走延岑及更

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

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

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

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

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

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

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

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湖縣故城

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

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

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

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

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

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

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

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

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厨賜食

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

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

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

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

曰蚩廢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

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
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
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
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
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

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
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

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也詩曰倭人僚兮今
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爲勝也

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

社稷汗井竈

溺音奴
弔反

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

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
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
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
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
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
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
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
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
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

輸官地以為列肆

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使食其稅終

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

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

始順歸歷終然崩分

赤眉阻亂

阻恃也

盆子探符雖盜皇器

皇器猶神

器謂天位也

乃食均輸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列傳卷第二

范曄

後漢書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王昌

劉永

龐萌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

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

子林

景帝七代孫也

好奇數

術數

任俠於趙魏間多通

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

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

子稱劉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

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

乃解遂姓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燕也偽易

他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輿年十

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

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

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

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

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

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
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卒車
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

故趙王
之宮也

立郎

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
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
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

知命者將護朕躬

東觀記曰知命者
謂侍郎韓公等

解形河濱

削迹趙魏

解形猶
脫身也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

後漢書傳一
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
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

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

南嶽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

辰即位趙宮林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

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

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

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

詣行在所

天子所在曰行在所

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

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親去就強者負

力

負持也

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

痍傷也

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

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

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

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

趣走

也音子豆反

發兵徇旁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

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

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

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
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

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

書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

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

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

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

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乎顧猶念也

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

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

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

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
中山衛子豪之女

爲王莽所誅

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

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
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
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
陽佼彊為橫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佼音絞

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

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
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
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
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

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
洛陽鮪旣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
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
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
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
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故城
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

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
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
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

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王於是

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

眾救茂茂建戰敗弃城復還湖陵而睢陽

人反城迎永反音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

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鄴今亳州縣也諸

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為列侯

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

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

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

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
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
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疆五年
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疆於西防疆與
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
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
桃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

龐萌山陽人初

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
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

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

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

里之命者

解見明紀

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

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

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

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

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

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

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

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
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
赴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
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
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
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
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
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

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

新陽

縣屬東海郡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

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

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

縣北丞音時證反

帝至蕃

蕃音皮又音婆

去憲所百餘里諸

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堅

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

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

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

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

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

山即其縣之山也

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

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

憲與龐萌走保胸

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

以為東關門即此地也

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

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

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

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

琅

耶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

胸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

曰妻子皆已得矣爲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

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

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

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

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

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

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閔爲琅邪

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閔爲檄曉喻吏人降

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

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

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

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

兵於劇

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

以弟弘爲衛將軍

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

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

郡皆下之步拓地浸廣

浸漸也

兵甲日盛王

閔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

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

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閔

關掌郡事

關通也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

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

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
官王閔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
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
人多詐

汲黯目公孫弘之詞

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

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
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
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
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
自幸劇步退保平壽

今青州北海縣也

蘇茂將萬

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負愧也再

言之者愧之甚

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

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

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惟懼閔白元

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闈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

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

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

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持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

莽篡位僭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
常擊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
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

令

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

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
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
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
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

武幸壽春遣楊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

廬江舒縣

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

意

帛姓也宋帛產之後韓非子也

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

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

猶聚衆數千人屯瀟山攻殺安風令

瀟山安豐

皆縣名屬廬江郡瀟縣故城今壽州也

揚州牧歐陽歙遣兵

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

白歙請得喻降臨

曉喻其意而降之也

於是乘單車

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瀟山人共生爲立祠

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

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餒音扶遠反有威於

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

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從王邑東拒漢軍

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

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

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

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

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

事漢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

及

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

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

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

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

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

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

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狐奴縣名屬漁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

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

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

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焉

負持也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

不能滿其意故心不

也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

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

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

並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

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

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及

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

以爲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

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

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

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

寵轉以買穀

也 賀易

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

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

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

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枉譖己之狀也

固求同

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

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

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

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

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

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况俱

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不
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
隆軍潞南浮軍擁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
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
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
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
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
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
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

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

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

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衡遂攻

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

恠變東觀記曰夢羸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

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

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

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

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

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

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

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
奴乃梓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

呼奴爲將軍
欲其赦已也

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

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

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

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

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

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稽停也

書

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
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閣門不開官
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
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
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
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

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

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

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

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

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

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

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

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

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

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

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

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

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

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

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

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

反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
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
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
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
因以為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
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
入塞都九原縣

九原縣名故城在
勝州銀山縣也

掠有五

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

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
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
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
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
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
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
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
芳知羽翼外附心脅內離遂棄輜重與十
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

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鑄胡侯

鑄謂琢鑿之故以為名
下有鑄荒侯即其類

昱弟憲武進侯十

六年芳復入居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
今雲州定襄縣

與

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

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

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

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

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

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

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覲

也

觀望期於奉承宗

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

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

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

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

藩無以報塞重責翼必欲和輯匈奴

輯音才入

不敢遺餘力負恩

負猶背也謹奉

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

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

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萬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

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

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

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

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

山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吕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

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

縣羌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

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

亡乎對曰天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

孔子曰寬則得

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

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

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

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

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

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

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

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

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

宗室能拙強歲月之間拙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

安曰拙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

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

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故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又曰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

齊王張步寵負強地據漁陽也憲縈深江起廬江也實惟

非律代委神邦

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律故更代

破滅委棄其神臯之國伏於光武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隗囂 囂音五 高反 公孫述

隗囂字季夏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

北縣西 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

邽人楊廣異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

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

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

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

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

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

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

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望

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

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

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

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

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道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

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

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

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

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祝所以祀神也祝

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曰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

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羶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餼

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鋌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為

題據下文云題不濡血明非盞盞之類前書甸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

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助云留犁飯匕也撓擾也以匕攪血而軟之全亦奉盤措匙而軟也

此亦言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

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

神殛之也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禪墜厥命厥

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

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欺

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墮血加書一如古

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

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

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

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公氏作牧侯氏率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

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

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

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符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欺惑衆

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

大風毀莽王路

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為太子

以為祥

應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戲弄神祇為仙人掌旁有白頭

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

為郎至五十餘人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前書朱光世曰

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器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

天下昭然所共聞

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

母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

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

史傳

王莽每有灾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灾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

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

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

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

元布告天下

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

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

絡猶經絡也謂莽分圻郡

縣新割疆界也

田為王田賣買不得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

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

廟窮極土作

莽九廟一曰皇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

四曰濟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

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

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薄檣飾以金銅琯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

發冢河東攻

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

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

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

法冠晨夜寃繫無辜

續漢

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

妄族衆庶行炮格之刑除

順時之法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

人此為不

灌以醇醯裂以五毒

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

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殮之

政令日變官名月易

莽州郡官名改

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貨幣歲改

時

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并

田制投

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

泣市道設為六管

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

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

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曰苞苴簞筥問人者莽令七公

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賄莫相

檢考民坐挾塗炭没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

人相坐没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

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

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

強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

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鄲弟承起兵攻殺歆

西侵羌戎東

摘滅貊

摘擾也西羌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

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爲

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瀕滌也滌蕩也

蕩地無遺類也

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

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

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

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

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

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臣反據亡形已

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

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充

秩宗陳茂舉衆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

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

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

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

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

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

莽髮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

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服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橐弓

卧鼓

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載于戈載橐弓矢橐韜也卧猶息也

申命百

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

其業別無責也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

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

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

叛者囂乃遺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

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

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

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

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

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

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

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

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

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

想望樂毅新亭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

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鄰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

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

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

又並會羽翮並肩

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耳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

猥猶濫也

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

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

句踐偏舟於五湖

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

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放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請從

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王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

舅犯

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

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國及

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紕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

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

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

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

烏氏

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

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

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

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

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夫明

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

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
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
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
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

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爲名

將兵圍

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

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

亡歸天水

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
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

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

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清河為平河為掌野大夫

平陵范逡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盥申屠剛杜

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宗及

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

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

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

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

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

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

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

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

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

涇陽間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陽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囂既有功

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

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

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

慰藉之良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

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

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

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

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

但駕馬鈇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駕

馬最下者也說文鈇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鈇刀爲鈇言駕馬鈇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

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

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

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

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

張敞書曰蒼蠅

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

隔於

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欸欸扶傾救危南

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

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躑躅猶踏躑也

微將軍

之助則咸陽以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

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

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爭力也

如今子陽到漢

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

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一秋

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

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

解構之言解構猶聞構也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

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

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

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

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

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

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伯文

盧芳字也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

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

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

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

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

永彭寵皆以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

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

也鐫鑿也

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

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

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喁喁

衆口向上也

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

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

謂張步據

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

而欲牽儒生

之說棄千乘之基

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

羈旅危國以

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

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

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

襄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

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

勢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

乘故也噐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

院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東觀

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

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

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

書隴蜀

說文曰虛傳也

告示禍福囂實客掾史多

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

故帝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

詣闕光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

尉鉞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

鄭今

華州縣是也

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

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

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

南郡今荆

州也乃謂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

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縣有

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

又多設支閼

支柱障閼

帝

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

叵猶遂也

遂西幸長

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

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

兵使王元據隴坻

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

源縣

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

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巡侵三
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
破之囂乃上䟽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
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
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
走小杖則受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

臣雖不敏敢忘斯

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

刑如遂蒙恩更侍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

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

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

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

也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

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

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

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

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

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為朔

寧王

欲其寧靜北邊也

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

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

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

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

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

大夫封向義侯

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

遵字子春霸陵

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

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
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
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
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
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
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

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

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所

王

孟塞雞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筭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

牛邯軍

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囂自悉其大衆

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
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
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
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
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盟
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
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
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夫人之用
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翼聖漢復存

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

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

羣居冗處之徒

冗處言所識不遠也

人人抵掌

說文抵側擊也戰圖

策曰蘇秦與李允抵掌而談也

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

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仰絕

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捫腕垂涕登車

捫持也史

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捫腕以言之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

遵爲大中

大夫在論議之職

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

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

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院當軍衝

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

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臣終申策畫

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審戚飲桓

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審

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黥布爲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

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

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

心曾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

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囂大

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

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西域縣名屬漢

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

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

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田橫爲齊三天下既定橫與實

若遂欲爲黥布

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爲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

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

邽車駕東歸

潁川賊起故東歸

月餘楊廣死弇窮

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

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亟音紀力反

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何休公羊

傳云刎割也

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

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

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

戰遂得入城迎弇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

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

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

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恚憤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

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

異都門名也有緹羣山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

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

在今秦州伏羌縣西

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

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

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

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

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

王惠孟鏘鏘激昂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

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

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

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

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

援引也糾收也

假制明神

謂立

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

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

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

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一

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一之執

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

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

區區兩郡

隴西天水也

以

禦堂堂之鋒

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

至使窮廟

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

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

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

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

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

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

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

論西伯豈多嗤乎

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

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

哀帝時以父任爲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

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焉

後父仁爲河南都尉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

而述補清水長

清

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爲號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

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

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

言明察也

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

王莽改蜀郡二

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

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

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

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

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

自稱定漢將軍殺

王莽庸部牧以應成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

衆合

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
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
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
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
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
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
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
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

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

秦始皇有將垣綺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

二年

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

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

立志乃使其弟恢

恢本或作恢

於綿竹擊寶忠

大破走之

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

由是

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

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

杖乘

諫吳王曰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若奮威德以投天隙

天時之間

也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

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

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

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

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

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

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池沃

野千里土壤膏腴

無塊壤

果實所生無穀而

飽

左思蜀都賦曰户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系曰吾聞嶠山之下

沃野下有躡女工之業覆以天下

左思蜀都賦曰

鷓鴣至死不飢

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

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

勝用

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

又有魚鹽銅銀之利

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

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

拒扞關之口

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

地方

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

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

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

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号未

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

無常百姓與能

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

能者當之

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

二爲期

說文云么音私系音係胡計反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

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

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

四月遂自立爲天子号成家

以起成都故号成家

色尚

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

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

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京

北尹中興以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數焉越巂任貴亦

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

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

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

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各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

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

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

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

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皆拜爲將

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

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

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

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

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

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

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

蜀岑字叔牙南陽人

東觀記曰
筑陽縣人

始起據漢

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

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

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

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

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

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華陽國志

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在赤甲城後移在
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

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荊州
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

也故城在今縣西北

招其故眾因欲取荊州諸郡竟

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

置鐵官以鑄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

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

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

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

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兩斷十二公

尚書考靈

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

據漢十二帝言十二

代者并數呂后

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

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

孫氏握

錄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

援神契曰西太守

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乙也述

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

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

又自言手文有竒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

中國翼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

豈高之身邪

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乃

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

王莽詐以鐵契石龜

文圭玄印等爲符瑞言不足倣倣也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

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

數責也

君日

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

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宜留

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

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

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

今所不能廢也

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

昔秦失其守豪桀

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

言漢祖起自布

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

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

敗復合創愈復戰

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

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臯間項羽射傷漢王曾後復戰

何則前死而

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

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

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

言割有也器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

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

黃鉞右秉白旄而走靡之則瓦解而此時推危乘勝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

賓友處士

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

偃武息戈卑

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

關隴之憂

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憂

專精東

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

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貳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

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

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

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

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之變

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

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

固

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

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
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
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
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
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
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邶曰今東
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
烏集而王跨
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
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

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
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
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
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

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
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
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

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
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旒雲罕鳳皇闔戟皮軒

鑿旗旄騎

旄頭之
騎也

陳置陸戟然後輦出房

闔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
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
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
公孫氏得任事由山大臣皆怨八年帝使
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
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
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
述以色尚
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
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

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
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
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
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

又

遣田戎及大司徒任蒲南郡太守程汎將

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

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

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也在

今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

彭攻之蒲等大敗述將王政斬蒲首降于

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巴縣

城邑皆開

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

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

帝乃與

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

若丹青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

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

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歎急

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歎述復令刺殺

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

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也比頻開示恩信勿以來歎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死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

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

岑於市橋

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中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南四里

僞建旗幟

幟幟也幟音昌忌反又式志反

鳴鼓挑戰而潛

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

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

成都北面有二門其

西者名咸門

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

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

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

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

宵憤馬

吳漢傳云護軍高
午奔陣刺述殺之

左右輿入城述以兵

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

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

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

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

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

地觀放麈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
麈使秦西巴持之

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良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猶一杯而攻拔中山

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

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

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

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

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

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亦竊帝

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

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

以高深自安

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

及其謝臣屬審廢興

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子衡曰吳王

皓將其子瑾等泥首而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王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
方跲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違猶去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